

一想到中秋,我就想起了家人欢聚的热闹场景,想起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中秋月饼。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做的土月饼。

做土月饼的食材离不开老家的深田涧,深田涧由前山峰蜿蜒而下,涧道不过一二尺宽,涧深却有一米。涧两边是水田,勤劳的父母见缝插针,充分利用稻田到涧道的空地,用山石砌起了两道新月般的园子。一道种冰糖芋,一道种白薯和红薯。父亲说冰糖芋喜欢湿地,种在涧边最合适,而地瓜也得不时浇水才能长得好,种在涧边也再好不过。冰糖芋和地瓜通常在三四月种植,在六月稻田换季时,它们已经长得郁郁葱葱。在割稻子休息的时候,我总躲在亭亭玉立的冰糖芋下,宽大的叶子为我撑起一片阴凉。

我看着芋头根部,看着地瓜青翠的藤蔓,多希望自己拥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透视土壤,看到地下的果实。我心中带着看不到的遗憾,暗暗期盼它们长得快、长得好。我担心到了中秋,它们因没长好,影响到母亲做土月饼。于是我不时催着父亲要给芋头和地瓜施肥浇水。父亲总说:“四月种芋,一本万利。慢慢来,时间到了自然熟。”

果不其然,在中秋那天下午,父亲准时去园里把芋头和地瓜挖掘回来,放到水池旁。我和弟弟、妹妹一回到家就奔到水池旁,抱着又圆又大的芋头和地瓜清洗起来。搓洗干净,就地削皮后,看着白白胖胖的芋头和白薯和红嘟嘟的红薯,我们流口水了。

我们把芋头和红薯、白薯拿到厨房,母亲拿出刀和砧板,开始切片。我则拿着洗净的凤梨罐头空罐子逐一压在芋头和地瓜的切片上,压出个圆月般的轮廓;妹妹则拿着剪刀把轮廓



中秋土月饼

陈振元

外的边角剪下来,这样每个芋片和地瓜片都是一轮圆月了。当芋片和地瓜片装满盆子后,母亲就生火了。在大铁锅里抹上一点油,等铁锅烧热后,母亲把芋片一圈一圈地摆到锅底,然后摆地瓜片。我们兄妹三人则围在大铁锅旁看着一轮轮小圆月似的芋片和地瓜片占满了大铁锅,神情激动。

母亲不慌不忙地往大铁锅里洒白糖水,锅里冒起一阵带着芋香与地瓜香的雾气。母亲坐在灶膛口控制着火势,我们都知道煎饼要慢火,急不得,等煎到微黄时就要翻面。这火候只有母亲控制得好,父亲和我都曾经尝试过,结果芋饼和地瓜饼都变得焦黑,惨不忍睹。

过了好一会儿,当母亲用火铲铲起灶膛下的火星的时候,我们知道,芋饼和地瓜饼已经煎好了。

我们盼着月亮快快升高,当月亮升到两杆竹竿高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坐在门外的石墩上,听着流水声和秋虫声,心里都期盼父母快点出来。

不一会儿,只见母亲拿着装满芋饼和地瓜饼的圆盆走了出来,父亲拿着酒瓶子和碗也走了出来。他们走到圆石桌旁,母亲双手举起圆盆子,父亲举起倒满酒的碗,孩子们则双手合掌站在他们身后,大家遥对月亮三鞠躬。

拜完后,一家人围着石桌坐好,圆盆子摆在石桌中间,盆子中间叠着红

薯饼,周围则是白薯饼和芋头饼,饼上还散发着微微的热气和香味。弟弟看着盆中间的红薯饼眼睛发亮,馋得直舔嘴唇。

“吃吧,吃圆芋年年有余,吃圆薯人人善读。”母亲说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母亲慈爱地看着我们,父亲默默地喝了一口米酒,对我们说:“中秋节,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月色如水,我们吃着沾着露水的芋饼和地瓜饼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香、酥润与甘甜。



抒怀



行走

当第一缕秋风轻柔地吹来,宝山脚下的上湖,这个宁静的山村便悄然开启了秋日的篇章。上湖的秋,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村庄处处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展现着丰收的喜悦与岁月的静好。

走进上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层层叠叠的梯田。梯田褪去夏日的翠绿,披上五彩斑斓的秋装。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故事。那饱满的谷粒,闪烁着阳光的光泽,宛如无数颗细碎的金子,镶嵌在广袤的大地上。除了金黄的稻田,还有火红的辣椒、金灿灿的酸枣,与山野里遍布的锥栗树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绚丽无比的田园画卷。

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便来到了村民们的晒谷场。晒谷场上,金黄的

稻谷铺满了整个场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村民们正忙碌地翻晒着稻谷,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一张张古铜色的脸庞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却也绽放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耍,好奇地看着大人们忙碌。晒谷场周围,还晾晒着各种农作物,红的辣椒、黄的玉米、金灿灿的酸枣糕,它们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晒谷场的忙碌之外,山野间的果树也悄然献礼——秋是水果的盛宴。山上的柚子树、橘子树、柿子树挂满了果实,成熟的橘子如月悬枝头;柿子与柿子则似红灯笼,在绿叶间格外醒目。此外,还有黄中带绿的银杏,黄灿灿的苞米,它们各具风味,让人垂涎欲滴。村民们将这些水果精心采摘下来,有的拿到集市上去售卖,有的则留

着自己品尝,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在上湖,有一道独特的风景,那就是古村落。那些古老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间,青瓦白墙,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村中矗立着许多古老的银杏树,金黄的叶片在秋阳下熠熠生辉,与白墙青瓦的民居相映成趣。秋日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形成了一片光影,而飘落的银杏叶更为这光影增添了几分温暖的色调。漫步在古村落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过去。很有年代感的祠堂、斑驳的墙壁、幽深的小巷、古色古香的老屋,都承载着岁月的厚重记忆,诉说着上湖的历史与文化。那些历经沧桑的银杏树,就像沉默的守护者,年复一年地陪伴着村庄,用满树金黄装点着古村的秋色。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整个上湖村。远处的山峦被染成了金黄

色,与天边的晚霞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村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纷纷回到家中。炊烟袅袅升起,弥漫在空气中,散发着饭菜的香气。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丰盛的晚餐,分享着一天的喜悦与收获。

夜晚的上湖,格外宁静。明月高悬在夜空中,洒下银白的月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山间闪烁,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打破了夜的宁静。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感受着秋日的清凉,让人渐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上湖的秋令人陶醉。它因丰收的喜悦、绚丽的色彩与宁静的氛围,更显独特魅力。上湖的秋,是丰收的秋,是靓丽的秋,也是充满温馨的秋。在这里,人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上湖村秋韵

任开旺



抒怀

不知不觉,秋天已悄然而至。入秋之后,风便转了性情,不再挟带夏日的燥热,转而送来缕缕清凉。风掠过身侧时,隐隐带着爽朗的寒意,叫人顿时察觉秋意渐深。午后的阳光依旧明媚,却已不似盛夏般灼热,变得温和而通透,洒落肩头时,只余融融暖意。

不知从何时起,蝉声已悄然敛迹。历经一季炎夏,人们早已企盼着一份舒爽与安宁,而此时的秋风,恰如知时的信使,携着微凉,轻轻递来秋的消息。风拂过耳际,细腻低回,宛若故人轻语。秋风起时,叶落翩跹,如无数金色的蝶影在空中流转,勾画出季节交替的轨迹。林子在秋的浸润中显得愈发清瘦与澄明,展露出一派不需言说的从容与高远。

秋风似笔,点染万物。看那枫叶初染丹红,银杏遍洒金黄,菊花簇簇绽放,稻田叠作澄黄,芦花飞白如雪——这斑斓景致之中,藏着的正是大地慷慨的馈赠。远望山野,层林尽染,绿意犹存,赤橙交错;村落之间,炊烟袅袅,农人荷锄而归;日暮时分,有牧笛声自远处幽幽传来;月色如练的夜里,桂子飘香,蟋蟀低鸣,万物仿佛都沉浸于这安详之中。

秋天的天空,格外高远而明净。唯有这个时节,天才蓝得如此澄澈,如此深邃,如一望无际的静海,又似初拭的琉璃。云朵洁白轻盈,时而如群羊徜徉,时而如薄纱漫卷,也有如轻舟漂荡,悠然自在。它们舒卷随心,或聚或散,或如丝絮,或似团绒,其倒影落于心湖之间,竟分不清是云行,还是心动——这天地间的至美,岂

天凉好个秋

李盈

是文字所能描摹?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秋的意境,总让人觉得韵味悠长、咀嚼不尽。它如禅一般,明净而通透,褪尽了春的浮华、夏的喧腾,唯留枝头丰硕的果实,静述着生命的醇熟与淡泊。它不显不露,只是安然地,融入一片澹澹秋光。

昔有禅门对话:秋风萧瑟时,弟子问赵州:“如何于叶落花凋中见得真意?”禅师答道:“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

花落非因雨,絮飞岂为风。一

言道破万象流转的本然之律,也照见了生命来去之间的从容与力量。“秋至山寒水冷,春来柳绿花红”。人在四时面前,终究微小,无法改变寒暑代谢、荣枯交替。我们所应做的,不是抗拒,而是聆听。聆听自然深沉的教诲,接受一切馈赠,无论盛放,或是凋零。但这接受,并非被动顺命,而是在起落之中体会美、传递生命的态度。就像秋叶,在自己唯一的季节中,恣意舒展,尽情挥洒,让秋也为之动容。

哪怕明日就将随秋风而去,也

无遗憾。正因为有秋的敛藏,才有春的萌发;有黄昏的沉静,才有破晓的希冀。万物正是在荣枯之中完成延续,在终结之中重启开端。秋天,让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沧桑之美、清醒之美,淡泊、通透,而又充满尊严。

人生至秋,犹如行至中年。岁月为我们洗去稚气,磨淡执念,留下的是一粥一饭之间的简单滋味,是风雨之中不变的温柔相守。

愿我们,在每一个秋天里,皆能以一颗澄明的心,静观四时更迭,安住似水流年。



咸香的旧时光

卡门

清晨,一碗白粥氤氲着热气,旁边一盘水煮花生格外醒目。剥着花生,熟悉的香气将我拉回了童年的时光。

儿时的村庄外,广袤的田野里总是轮番种植花生。夏末时节,成片的绿叶在风中摇曳,远远望去宛如碧波荡漾。收获季一到,西街的舅妈总会挎着竹篮送来新挖的花生。妈妈将一颗颗裹有泥土的新鲜花生洗净,撒一把粗盐,在高压锅里焖煮。

贪吃的我总爱围绕在妈妈身边,她忙里忙外,一会儿灵巧的双手在热气中翻动,水珠从花生壳上滚落,将煮好的花生倾倒在竹筛里,一会儿轻轻地花生摊开,晒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妈妈的身影在水泥地上投下修长的剪影,一粒粒花生在她手里流转。

傍晚,太阳缓缓西沉,我又随着妈妈一起收花生。暴晒一日的花生呈半干状态,其在齿间发出清脆的声响,咸香中带着阳光的味道。周边静悄悄的,妈妈总能立马识破我的小动作:“晒过花生还烫着呢。不能吃,会拉肚子。”她的叮咛混着花生香,至今萦绕耳畔。

在蓬河,水煮花生还是冬日里最寻常的待客之物。左邻右舍围坐晒太阳,随手抓一把花生就能聊上大半晌。在读书时代,六个少女学着江湖豪客把酒言欢,结果一篮花生见了底,啤酒却剩了大半。每当再提起这件事,我们总红着脸辩解:“是花生太多,衬得酒苦了。”

我沉迷于小说里把酒言欢,同样对武侠剧的神丹也充满好奇。那些年,我们姐弟俩没少花时间在剥花生仁这事上,将剥好的花生仁装进糖果盒,美其名曰“仙丹”。珍藏多日舍不得吃,到了最后,粒粒松软,就变得不好吃了,只得央着爸爸“试药”。

今天餐桌上这盘水煮花生,是秋日时光馈赠的琥珀。当我剥着花生,仿佛又瞧见那些鲜活的往事,而掌心里,有这个世界最朴素的美味。



故事会

智擒劫匪

曾耀文

一条偏僻的山路,蜿蜒在深山里,四下寂静只听得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偶尔传来几声孤鸟的鸣叫,更显得幽深荒凉。有个村姑正独自走着,她穿戴时髦,脖子上挂着一串拇指般粗的金项链,手指上戴着三四枚亮闪闪的戒指,耳朵上还坠着一副明晃晃的耳环。手里拎着坤包,看上去沉甸甸的。

她并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个歹徒盯上了。那歹徒悄悄跟在她后面,越走越近。林深叶密,阳光勉强从缝隙里漏下几点光斑,山路越走越阴森。突然,歹徒猛冲几步,一下子窜到村姑面前,拦住了她的去路。

村姑吓得惊叫一声:“你要干什么?”

歹徒一脸横肉,冷笑起来,露出凶残的模样:“识相点,乖乖把金器、坤包都交出来,免得受罪!”

村姑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可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见。歹徒恶狠狠地说:“别叫了!再叫,命没了,钱也没了!”

村姑见求救无望,敌不过对方,只好颤声说:“只要你不要伤害我……钱和金器,都给你。”

歹徒见她服软,便稍微放松,等着她自己摘首饰、交包。村姑一边慢吞吞地脱戒指、摘项链,一边偷偷四下张望,盼着能有个过路人出现。

她心里又怕又急,但最终还是把身上所有金器都取了下来。坤包里有三万元,是她好不容易攒下的,可眼下保命要紧,她只得咬牙递出去。

就在这节骨眼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村姑仿佛抓到救命稻草,一下子把坤包又抱回怀里。歹徒见状急忙上前抢夺,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

正在拉扯时,一个背着柴刀的女人从山路转弯处走了过来。

歹徒眼珠一转,突然变脸,指着村姑破口大骂:“我打死你个败家娘们!不顾家不带娃,整天就知道赌!把家底都输光了,还敢偷我打工挣的钱跑?幸亏我追得快!”

村姑哭喊道:“胡说!这钱是我的!他是抢劫的啊!”

她赶紧向砍柴女人求救:“大姐,帮帮我,报警啊!”

砍柴女人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摆摆手说:“家里事我可不能掺和。”说完竟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村姑顿时心凉了半截,手一软,坤包就被歹徒一把抢去。歹徒得手后,扭头就往深山里逃。

可没想到,才过了一會兒,几名治安巡逻队员就押着歹徒回来了——他手上已经多了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原来,那砍柴女人根本没走远。她躲到一棵大树后面,悄悄掏出手机报了警,又把定位发给了村里的巡逻队。她仔细描述了歹徒的长相、身材和穿着。巡逻队员火速包抄过来,没多久就把正准备逃窜的歹徒逮了个正着。

村姑失而复得的坤包和金器,一样都没少。她流着泪谢了一遍又一遍。砍柴女人这才笑了笑,说:“都是女人,哪能真看你吃亏?刚才那样说,是怕他狗急跳墙伤着你。”

山路恢复了寂静,但阳光好像终于透进了这片密林之中,不再那么阴森了。